藥地炮莊

藥地炮莊總論中

竪壁山樵集　　春浮行者蕭伯升孟昉較

支道林曰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莊粹者世界之不耳看天地不當作天地看堯舜不當作堯舜影者曰你道此老是放催是愛禍發。客問不至之旨於樂令樂令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否客曰至令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旋翁曰此稱在遠磨前。淨因謂善義虎

憨山老人曰。姚秦時。鳩摩羅什譯經。有生肇融叡。為徒。肇善老莊。遠公引莊破難。支公注莊。與人接機。故世以莊子為禪。圭峰以莊宗虛無自然便屬外道。宗鏡亦闢之。清涼疏華嚴。亦引老莊。曰。取其文。不取其意。有從余海上問及莊子者。因而歎曰。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余故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彼

曰小乘教者有義也大乘始教者空義也終教者不有不空也頓教者即有即空也一乘圓教者不有而有不空而空也如我一噫非惟入五教百藝百家一一斷一藝悉皆能入信是建化門理未至實所須知有千聖不傳向上在善問如何曰汝且向下曾取善問曾所曰非汝境界善望慈悲曰任從淪溺後終不為

原啟破敵者。發藥甚多。而啓膏肓之疾不少。診病妙投。須善。自。他。宗。不可安孤陋。昧同體也。法華純談實相。至妙法。但云如是而已。悟妙法者。但云治世資生。背順正法。華嚴五地。善能通達世間之學。陰陽醫數。辭賦談練。故能涉俗利生。等覺大士。現一切身而應度之。佛法世諦。由人不悟道妙而自畫內外也。老莊婆羅門類也。法華應現婆羅門身。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夫應為現身。何又斥為外道邪。著與不著耳。據其釋習淪虛則二乘也。出無佛世觀化。則獨覺也。所宗虛無自然。則外道

君還且如悲山鼓山天猴判作各別有通者否古今無變異一嚼為君通。石老日一掌翻還。亦兩頭怙向上向下。游齒攸水而已。千聖不傳。千聖不肰知者不聞疑則別參。

或曰禪以多一何為勝耶。曰未到懸崖從何撒手。不冒一嶮從何轉身。未折拜未經紋話航尙無人處豈有破處法界尙賸惡

也。觀其救世之心。人天交謫。有無雙照。則菩薩也。以機論。正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實判之。蓋精修入空定者乎。當羣雄吞噬。舉世顚瞑。龐士横議。得孟氏起而大闢之。又得莊子嘲起。糠粃塵世。解脫物累。高風與起。始不受軒冕桎梏。超世之量。濟世之功。均也。蓋用功由靜定而入。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以一曲之見而窺其大。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安乎驚怖不入矣。且無礙辯。遊戲廣大。眞破執之前矛乎。世人於彼尙不知。安能知佛法。又曰十界者。四聖六凡也。五教者。小始終頓圓也。五乘者。人乘天乘

能說法界最滅之解。說讀紫漢問中書事。不如且去撥紫稍救一半。于以四教文行忠信。于不語怪力亂神。以此例之。當云行絕四意必固我。而今多四毋字何也。毋者禁止之詞。四毋是大賢地位。老氏巧言四毋者也。何曾知孔子之絕其四毋者乎。三一曰江漢以濯之。四毋也。秋陽以暴之。所以去濯也。絕

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也。佛則最上一乘矣。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總持人道為能。一切無非佛法。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為佛。故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因人愛欲而生。愛欲而死。由財色名食睡。起貪搆鬬。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賞罰。不足以禁。適一己無厭之欲。結未來無量之苦。佛憫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與民同患。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吾人為佛弟子。與論佛法。則儱侗顢頇。論教則曰枝葉。四諦。則曰小乘。四禪八定。

河沙也。心易曰倫物有恒法心法模米發而節自中也清心善巧以無化有以有化無以不落化行無以事事化不落應病予藥耳若執影響尚為累

謂，寶印對宋孝宗曰老莊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益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離槁化火焚死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若可使為槁木心

則曰外道。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為也。與言人道。則曰不知人倫之分。禮義之行。觸事而礙。幾如檮昧。噫乎。吾人不知何物而好高騖遠。動以口耳為借資。豈知佛教出世。以離欲行為第一乎。以宗趣言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據菩薩乘而說法。嚴於治身。老莊淡觀造化之原。情於忘我。但執世法者涉因緣。執老莊者墮自然。華嚴地上。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鍼。靡不現身其中。與作師長。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之。若以唯心唯識觀之。皆影響也矣。

吾謂曰。初以世法無常。佛法有常。後以佛法無常。世法有常。六祖之言也。畢竟誰是影響。耶說影響者誰

固可使爲成灰者大乘人則不狀度盡衆生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常大悅迂奔同聲聞以下莊子服否惡山謂其精入空究莊子服否造于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中道成章君臣道合足竟聲聞比丘叢天倫者否是叢入空定者耶一

耶以過去未來消現在則現在亦消矣積一息成萬古則一息歷然而萬古之過去未來皆現在歷歷然也理無顯微但有顯晦如人晦不見物而物原歷歷於晦中也首楞嚴三昧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蓮華舍權歸實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將如何會耶紋曰一不壞二亦不壞莊子曰囊橐者可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心窮心愈窮愈紛忽迅不停幾故謂如幻而心所造之事物反自森明物中之則事中之理毫不亂也譬如目眎日則眩以水映之則日之五色可辨以匆脫測表影則日輪人小高低皆響人聲本具五音六律而不自知也聖人敎之而明因以信吾心之本具矣實混闢而不變者可以合參

鼓山永覺老人曰老莊祖昔之無是未能超無也厭今之有是未能超有也緣是隳肢黜聰絶聖智以修混沌之術皆生滅法雖曰無爲非真無爲也止離人而

切爲泡電者矣
莊子遊世不倦
是戰國之遊士
濟亂者紛多濟
於欲說皆智之
過歸于中似而
演是日出多途
則莊且深株釋
病於今之禪悟
者無非莊也將
以歸莊而自歸
耶求未有智緣
以偕行論嘗日
世法今成尚方
矣莊子猶獻黃
湯也洲風承氣
湯也所謂空槃
醫世寂對藥醫
空和者皆俗用
若遇素其本而

人天未可以離天而人聖或曰莊非與于無也曰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加矣非局于無而何且論性而必索之于未形未氣之先則必失之于已形已氣之後是偏認寂莫者爲性也或曰推極于先性體始見耳曰悟性者物即是性何妨見于有物之後雖有物未始有物也迷性者性即成物何能窮于無物之先雖無物是亦物也智者即影以識鏡識鏡則不論影之有無矣迷者執影以爲鏡或聞影之非鏡也則執無影以爲鏡或聞無影之亦非鏡也則更執無影之前以爲鏡若是可以得鏡乎夫三界惟心萬法

此謂其飲食而已矣此中庸所以歎知味也虛齋曰凡一切學先苦法不成後苦法不化人無顛倒從執大法用安能著耶不見輪扁曰斲輪甘苦父不能傳之子

馬培原曰杖人無一不是創語活機無一不是

惟識謂天地生于無極。謂一氣生于空界。遂執此空以爲萬化之根源。一眞之寔性。殊不知此空從前壞劫而成。是有生也。天地生後。遂失其空。是有滅也。夫此一氣。非生于空也。乃從無始劫來。生生不息。團團不窮者也。學人于此逆其生生之本。則三界萬法寔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貫。有無可以不二矣。或問庚桑子篇是祇然乎。曰。宋儒之評也。夫道超有無。離于四何。則虛無者非道也。乃其境也。彼欲習虛無以合于道。而虛無翻爲窠臼矣。道無有自。云何有然。隨緣而然。然而非自。則言自然者。非道也。乃其機也。彼欲習

竊心抑志于君道主宰聖學王道處加意發明使天下無此名教則不成天下古今無此宗旨則不成古今矣門詩云吾人性所含用合有偽于其作萬近謂惟一知已地是何宗旨之妙術吞孤最孤哉。

李贄曰門內聖外王先佛後祖殺活縱橫隨處妙用你道杖人真骨血託在甚麼處。

自然以合于道。而自然翻為桎梏矣。此莊生所以為外學也。道不以有心取。不以無心合。要在圓悟一心。憬此一心。則主宰在神機之先。不必言順其自然也。運用在有無之表。不必言返于虛無也。聽無不聞而非騁于聰也。明無不照而非枝于明也。智無不知而非傷于鑿也。聖無不通而非滛于藝也。意屑屑然守。其然。默。一。以。是終云乎哉。

評同權辨曰有體符之體有王範儀之禮有無體之體

主體設喻難于恰肖後錯認者不少矣。鏡以先明為體。以照為用。以用鏡言。則有鑄鏡素鏡藏鏡之用。而照物之用。乃其事也。凡物之根本曰極。對有則曰無極。故指其不落有無之所以然者曰太極。混闢一氣而所以然之理。在其中焉。口難明。何妨質論理。固事物時位而遷。因心而知其實。必與理來。知則能用

毛燦尊柔曰清淨法身毗盧遮那是為十方法界之主中主矣如何毗盧尚有師法身更有父杖人作盤今替千哈所謂法身向上事乎拈挺也擲三教于波斯海外放下也集千聖于葉丱堆頭諸方豎拂拈鎚到者要降肩欽手問米銅頭鐵額撞著柒吐氣翻身背牛斜出紫氣飄空存玄牝尼丘父啄木鐸口活佤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此月總也聖人與民明其善用而已祇是本祇證者自知

夢華杖人曰莊周隱戰國辭楚相憤功利而別路救之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者也世儒拘膠不能知天立宗諸治方術者離跂尊知多得一察以自為方終身不反乃慨然撫心曰惡乎可又惡可使若人終不知道德性天之宗乎夫如是也又何所藉之以自明吾之所存所行吾之所主乎於是仍借羲皇堯舜孔顏與老聃許由壺列楊墨惠施諸子互相立論而神化之其中有主有賓有權有實玉于縱橫殺活隱顯正奇放肆詭誕嘻笑怒罵近指天眞曲示術意其為後

這段文妙致刻劃之飢許賢格性空之物無則辭其淡弊龍丈我其讒娛亭軒諸皇帝之神符光釋迦觀音之俞樵道則爲流求人寮爾有符究竟燃諸公提乃入輪長佛念難矣愚者日獨是阿闍世偶象膚於流細切祥下遇綠即宗混不稱打點頂門方可識石特佳會曰天遊顧佳遇出世間於也人遊即

出人心之天。豈可以常情臆見領畧之耶。內七篇已粲然矣。究不外于慎獨致中和。而與人物冥聲臭歸大宗師于孔顏。歸應帝王于堯舜也。世人不知。以爲詆毀聖人。孰知稱贊堯舜孔顏。無有倘于莊生者乎。天下沈濁。不可莊語。爲此無端崖以移之。使天下疑惟以自得之。莊真有大不得已者。莊且自言矣。執淺者拘迹者。豈其未達也。偷心未死。吾亦不願其襲逢也。大道若辱。正言若反。六經。正告也。莊子。奇兵也。惟統奇正者乃能知之。乃善用之。或謂莊子別行于六經之外。余謂莊是補六經而後行。使。天下。無。六經。則。

莊子不作此書作六經矣噫吾於是獨惜莊子未見吾宗又獨奇莊子絕似吾宗

托孤說曰人所易立孤難立孤者必先志身避讐使彼無隙肆害乃能轉徙淺渺托可倚之家易其名變其狀以扶植之成人然後乃可復其宗而昌大其後

予讀莊子乃淺知爲儒宗別傳夫既爲儒宗矣何爲而欲別傳之乎淺痛戰國名相功利之習竊道術以殺奈仁義裂于楊墨無爲墜于田彭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淺究性命之極真才識而後其初遂使後世不復不窮神知化之事而天下脊脊不能安性命之情

君臣父子世間法也人道從天道生故曰嗜欲淺而天機深天道常無人道常有三皇五帝相傳不立文字謂之道統後王則尚勸考春秋時得孔子稍之以人道合天心宗六經粹樂爲萬世則下世人心益變即六經翻樂亦虛爲糟粕矣莊子于是所佛僞亂抑揚此道良工苦心世以學道爲雜過出於下乘以學

直為欺世盜名之具矣。必得無師智之上根。乃能變通而不係也。莊老釋老而變通者也。孔子晉禪聖帝而變通者也。五宗變佛祖而變通者也。吾謂非者。又嘗變而通之。可矣。開口也大奇。樣特文六合鼻。作一笑。艸冊。又點畫。又不點畫。是活句。不是煞句。是圓于內融。卻向闔于外融。祗要明得大本。心外無參不悉。

則所學皆滯迹耳。此滴血之正脉。孤而不存。莊生予是有托孤之懼矣。莊生孤哉。二千年知者固少。賞音不絕。未有謂其為孤。又孰能親正其為與孤哉。予笑曰。萬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旦莫遇之。誠危其孤而快其遇耳。豈惟莊生危之。孔子思託寄于狂狷。蓋不啻危之矣。即顏子不殀。猶危其孤。況舍顏子。欤矣。我予之惴。萬世猶當共悲。痛而思其故。雖聖不乏守道之賢。而罕其粗。快其微。精義入神。符乎大道。合乎大方。恐難其人。予何敢與大聖。幸今已知其解。故快其遇而轉危其孤。願與萬世共認此嫡脉也。

不必各安生學。苟不會此物作麼。來但有是非人我而已。生作麼。藝嗜慾戕生而已。人間作麼。世名利奔走而已。德符作麼。克柔釋軒冕而已。宗師作麼。大巧謀雖尊而已。帝王作麼。應詭詐殘刻而已。如齋醫以辨方得效。自命岐義。殺人可勝計耶。曲求然兒孫滿天下矣。真道真法。不知安在。杖人拈出真孤。亦自道

夫論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蘊。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然。孰要有過于莊生者乎。尋之表系。不得不亟推之。正罷儒者之心印太孤也。日向以老莊並稱。莊識諸聖。獨于老無閒言。稱為吾師。非老聃之真嗣乎。日此托孤之神也。孔子嘗問禮于老聃。亦嘗屢稱曰吾聞諸老聃。則孔老通家也。莊子目空萬古。捨老不托。更欲托誰以自全。此寓言乎。夫既謂之寓。則[illegible]介而非真也。豈可忘其真。其真出處哉。使天下萬世無人知莊子為堯孔真孤。而以嗣所托之老聃。亦復何愧。然此一副真骨血之為大宗師應帝王者。又何所歸焉。或

鮑莊子偶得嶽儀如費瑋明珠可惜無人爲譔擊碎余嘗有偈曰。一二三一任分張九鼠三蛇也自作敍者譏乾未得莊內胡蝶勝商量。晦山曰新義皆見石節賢學點也徹當下膝參學者滌還種緊何如讀此一過勝買百辦帥鞋

程青溪曰從稿關文字變從委小大講敘多少大都敍此老讀

曰何不弁老而歸儒乎。曰老未嘗言及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何必爲堯孔之嗣。五千言渾雄簡樸。眞無爲自然之宗。莊子取之。然闡揚內聖外王。出盡天人一貫。其縱橫抑揚。奇偉痛快。能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而歸于中和處。卽老子亦有所未逮也。旣已正其眞孤矣。仍稱老莊何礙乎。如儒佛原不同教。而道本妙叶。亦可同稱。圓機之士。分合皆可。吾嘗曰道若不同則不相爲謀矣。是聖人以道大同于天下。使天下之不同者。皆相謀于大同之道。必不使異端之終爲異端也。卽有謂予借莊子自托。孤與自正孤予又何辭

過濃得石溪壹莊于齊諧來壺去說道理無不可也不則走樣矣。陶淵曰盡萬物是一個樣向何處走。正為弄成稱胎蒙面裔尻啐啄的樣子。只求一個走出者我便禮拜。

陳訣江曰一郎一切、一切郎一。篡此月話。今比比矣。誰能于一切中吹毛求疵。叶五。圍三。璽破其破而切脉如熱使人潛者潛躍者躍嗜者嗜笑者笑。有如秋人者養害個人展淡而跌迷者不肯演參。終歸生疏孤負大易之流精微出。刪而熟總者不悟迷迷不青遍參。認負一定之淡住淡位。量少必迷。懸隊傳說必闡微。窮徒勞生疏。對駿鬥狠。無當于中和。亦可悲矣。誇覆代錯。雙選狂孤。舍身于刀兵水火。求真性命人。傳真宗旨。為斷世焚。不自欺之火。有真不容已者三參同真以未發之獨為主。以求俱為質。有不負貧病求之三。大思人者乎。五行尊火。無體傳神。前人所未發也。誰傳之乎。易潛龍于二元二用。精一其習坎出勝之心。寧而乘風飛行出。而化文明。一針既正。滿盤任用。說易未有切要如此者。誰繼之乎。孟莊同時。兩為人之惟危。莊為天之惟微。孟合天人危微而以一供為惟有不負此三頭會宗而得無上者乎。天地無古今。人心生治亂。不實踰聲族呼。有罪者乎。仗人欲以詩詞出來。發示淡眼之因緣。覺是乘風願力得無罪智者也。

杏曰大明荒言祖則忽遁一塗中之秩序鮮有信者既不能成盡論心觀見陰仁之具全樹又實能遁緣中顯矛全樹之全仁哉一蒼曰大易以對待流行而衍之華嚴以通緯行布而衍之一以貫綴華一以攝于法界傳日神無方隱不越曹山日顯不齊崑不得生藏無生滅智者不侍設若有同發有何詩節

黃林合錄

黃林學者左銳錄

或問易與莊禪分合可得聞乎。平公曰。萬古攝于一息。八紘攝于一毫。此燧之取火也。而一息之攝宙。一毫之攝宇。皆具圖書之秩序變化。爲人蔽于驕妬鄙吝之我。詎能觀見生後之習气日熾萬法之臏動繁然。自非盡前盡後。剝爛復反。安能神明會通耶。平心乃能精一。折攝乃能洪叅。倘信不及。不妨以疑疑之。李伯紀曰。大易華嚴。私盤一本。當處歷然分別當處寂然無分別也。楞伽偈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老子曰。三生萬物。變化無

道極義性性敘善運善字性道非三作一言得及不五開中庸一言盡則首三句有道首耶後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第一句天命覺不說起於此處何不起說宗鶴同一外集冬冬好無一古德曰多處添些云少處減些子此又一則謂耶黃林問兩日當風收百穀蒙霜祝穀宜元窮兩開行布森森

窮。萬物皆作。吾以觀其復。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播五行于四時是三層耶一物耶伏羲止畫方圓圓不標太極也箕衍禹之皇極孔子乃贊太極于兩儀上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又曰惟幾惟深惟神莫將中庸天命之性作三句耶中庸首標三謂足矣又曰可一言盡何耶或言三極或以極與無極相奪相泯而太之果有此圖無此圖何參之乎黃元公曰凡有定體不能變爲諸體易無體故變變不窮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始卒若

教必正名立字所以然處本自忘言。只如河洛卦爻無詁言文字而爲物眞理任其忠士大尚信不及。何况于一芥一塵舉出秩序變化耶何况畢提叢前一句何况斷斷續前一句耶。自非分部名字大表一風微此良華支陽微發如何口東南西北。况等民貫教斯原人倘定欲咸神者信惟心豈有神人與論之

彖重重無盡而一卦有一卦之義一爻有一爻之義不襍不亂各循其方與華嚴法界符合至矣哉或曰佛於人倫政事何若耶曰天竺外明爲治世資生衆藪聲明之學內明則身心性命之理也憫人世貪欲爲生死故說離欲出苦之藥法華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原不壞倫倫物物也內外本合有將分言以專而後通耳如莊子者亦以中庸有物有則之事人所熟稱而無聲無臭之秘人所未察葢偏言內明者也若執名字不能會通則伏羲於倫物理事亦太略矣文周孔子不破天荒耶周子邵子不破天

荒耶。異域尚鬼。十仙之上。乃有人定。佛於此彈偏而褒大乘焉。雖分五教。五乘。十界。而實則一心總持。人道爲能也。聖人各因其地。因其時。舉而表之。皆本具者。孔子遇迦文。必移猶龍之歎。迦文入中土。必通周孔之書。但因才因俗。各極其致。時位所宜。各通其變。既悟過綠即宗之大乘。何礙二乘之清涼藥耶。既悟一多相貫之心學。何礙治事之米鹽簿耶。莊子之言。堯許同一藐姑。然堯既治世。許亦不妨掛瓢。有毋自欺。隨分皆至足也。佛法不限定爲乞士。而專門所以煉藥也。羅什答遠公曰。五備者。福也。戒也。博聞也。辯

旦莪炭[illegible]日露山苦行豈非精進者不知非便捨筏後得偶妄想執著可見不有自欺尤爲精進玉眼也或長耐乎或垂一足仔嗟莫被風吹別調也

五種中道。花禁壁然今說法洪又以爲了事將謂實一身孔而臆六爲快耶特開速附世眼使爲名家耶若言五備方予務可以始叔言故識悲

東面西因其錯
面綵之顧見宗
門相似叢遠透
走、今舵笑闕激
難登有了日斯
西院各從潙潙
舉首院日錯潙
遠步院曰錯潙
近前院門是上
庶錯西院錯日
從潙錯院曰錯
錯杖曰錯趙州
石搭是聯特錯
右單鵝非支進
鵲君問上座何
假西院錯但道
春王花開秋來
叢叢。
李塔思問金山
觀日成後心鑄

才也。汝智也。仁者備之。弘其非、遠公引莊子連類

曉客難寔相之聚。故安公令慧遠不廢外書。遠公曰。

如來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

兼受也。莊王于晉。流為緇逵。佛來既入。兩家互取。世

說曰。沙門求于教。不得為高士。此王與支之激難也。

承嘉曰。谿逵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非正對此

誰耶。一卷曰。謂之高士。謂之至人。謂之大人。有別無

別耶。夫佛在菩薩中。捨身明法。以轉風力者。是束于

教。不束于教耶。草者其根。服忠于首。是束于教。不束

于教耶。商英曰。生死幽明鬼神。易言之矣。莊子發揮

何所觀曰未知生爲知死黎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李周推觀推其屑曰更擬思量甚麼李曰會也日如何會曰談知會樣不覺醒通笑曰既會了還有世出世否。

儒禮既邋偏閱。不訂混同攙行。釋用小乘與示。正以道別顯勝。龍文元曰試尊之家名爲居禪。公武曰止有一情又復何言耶

朝聞夕可。取篇快耳。佛始盡衆生之變。而明其不生不滅之神。大慧與張太尉門。佛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寶藏論曰。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又何嘗只談空寂。如俗謂老子說長生。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訟無異。戀著皮袋。聞人說空便生怕怖。愚謂三教雖異而道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蓮池嘗言佛道人倫兼盡。其答王忠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靜時中也。發而皆中節。動時中也。故曰隨時中也。使有定體。終無發時。則偏於枯寂。云何名中。中也者。非

山曰不妨互識
相生雖飲食起
爭大小渡
袁中郎謂道德
一無所悟懸曰
皆知一無所悟
之大悟乎藏一
曰道德關無上
眼而行聲聞行
卻能忍使及此
是根人也悉比
蓮池亦是忍俊
了禁自可曰初
擔世法之弊求
道太高後世往
禪之弊而歸道
于世亦是釋行
說諸耳愚曰曾
卻釋行說緒以
救鋸之苦心大

動非靜常動常靜不可思議之極致也昔云天命之謂性未發故屬天不屬人其曰性者中也不妨隨時發爲率性之道修道之教未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者中也而不妨隨時發爲三德五道九經此中三教至理無不貫徹今欲即儒即釋即俗即眞只須向這裏具一隻眼其答張心虞曰楞嚴非老莊所可並論濂洛所未及道非艮卦所盡也又曰經世大學足矣言太高淺則諸法不成安立出世自應高極深乃能解脫圓機之士分合皆可否則執分固非執合更病抱一語曰莊子由外天下外物外生而朝

劉子衷衷。存空曰小學大學安獲樂業循序強立方能行藏息游佛令持戒聽教然後參釋究竟之無關無慧尾曰人卞空腹高心過山所掉但乘本來直下便了若許保任須盡今時莊子曰語道而非其序者安知道又曰極物而止物斥非森耳然業則不見道涅槃心易曉甚別習難窮宗鏡曰今人偏受慧

徹見獨無古今。乃入於不死不生何故如許階級費力耶。疑始無始推倒三層未始有。則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尼山答子路只曰未知生焉知死。不更直截耶。凡言生死者二也。不生不死者一也。然不生不死之一。即在生生死死之二中。此爲因循汨沒。直須層層剝擲。親過莊子疑始無始之關。知言盈月。君子了生死以盡人道。不廢人道以超生死。渤江曰。生死疑城也。疑至不疑。則微危精一過關而知命造命矣。故常隨生死無生死。而即以生死煉天下之生死。豈徒坐無事窟耶。

非之詞全眛甚別之智觕途成流性不自在硬作主張是煩惱耗散氣力何不消。楞嚴超越世出世得二殊勝何不曰得一殊勝大乘經曰一切法皆佛法若言我異汝異即魔弟子又曰須菩自宗能宗諸邪說異不與槩別相遠斯知所詰否何期自性本自清淨雜邪中顯槩皆即何獨有性本自中節

虛舟子曰任達無所不包而意偏重于忘世曇宗洪所不攝而言偏重于出世聖道統天御天有物不廢而語不離于經世儒言公受用多陳體用兼備之日用二氏言自受用皆指無體無用之至體或以道通晝夜或以晝通晝夜此其槩也言脩後自然者不廢因應言清淨無爲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歸寔于治世資生一乘不悖通人一心會之何不可化合時中者乎特彼自相推倒疑憤煉人自得層層翻飜而後消其翻飜東流神道設敎借小乘之飲鑑安得不護世士何能識之上根者少任其分門攻玉可耳蘇子

蓋夫下物無唱
歌所區樹種區
而任農夫無所
用其巧道全作
禮亦是酒埠。
謂東樂曰道與
修反圖樣以通
禮雖是假旨在
非假智雖是眞。
許爲非眞非眞
不係眞者在乎
持物非假不迷
然于物則及本
矣。而祖旦稱目
而無。藥多不效。
此皆診之。驚曰
斥是上膏肓。疾。
亦發必危。其人
始體皆曰。靜念
盃水置在足而

古錯州涯老子。語道全曰。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太
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
佛法歟。然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
知道則俗儒也。居山木食。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
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
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而蘇子由古史云
子夏敎人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其來
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農夫之殖艸木。
別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
咸得其性。而農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敎者聞道

觀之如此可[illegible]矣其人從之而[illegible][illegible]

不明而急乎今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屑矣。而況洒掃等事乎。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詐也。東坡云。聞蹇曰甜。聞甜曰不知也。無古人聞之。愈不知也。而聽此以言實。後之言者相承以爲實然。而實皆不知以相欺也。往往匿形以備變。設械以待敵。有意則推墮滉洋不可知之中。如是而已矣。張魯以符水教病人。曰飲此則愈。不得言不愈。若言不愈。則終身病矣。其欺楊傳曰。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務從

又曰雜一切假雜一切法皆係其中道耶又曰以先哲逆心而自作意見妄語反則今之未證謂證作圖勝會以名家者何以教之耶。今處無梁君未花行錯凡下行錯誤古後之斷體斷聽眼明用斷聽會數所則斷雜於誤而妄於過亡隔靴搔癢茶沈緒。黃元御有見無眼有眼無見皆偏病也。皖曰

圖像得一句一節。自謂了證。至使婦人稱手。尋敲譯悅。高者爲名。畢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醫師俗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見其一日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李嶠叔曰。是非邪正。亦可移于好惡。至黑白曲直。不得而移也。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蓋不得而論非論之難。知所論爲難虛舟子歎曰。不破者幾人哉。惟以易爲鏡。以難接機。則方內方外可述。而亦各安其分矣。

脫然無依又曰依法而住既曰歸無所得又曰止一出字當達此非紹爲之明易爲之幽盡大塊一切處皆是二時依位而立更復何用安排

莊子曰且爲物而讓不讓直爲[illegible]容乃得以爲滋之而吞抑竟前拔其[illegible]下手論此系觀貫又如則曰兵甚乘最方見解遺達總無地可奈鉄

石頭子曰。經世詳于事物。即用以爲泯心之薪火。出世巧于消心。故嘗設此鑿解之。環鈴聖人何嘗不爲我。但以公受用爲自受用。何嘗不蕭愛。仍即其等爲平等。寧濟語曰。大人以天下爲世爲心。故無其身。大人以天下爲世爲身。故無其心。公則無私。私亦是公。利貞者性情也。節情率性。則挈矩即是平蹄。適情蓄性。則好學即是和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神明茂者在其精矣。紫栢曰。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所謂無身有事之變趣也。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所謂因物付物之本空也。法外無心。即是心外無

雖千了百當。忠奈金剛王未歸寶匣哉。老禪曰。混沌竅鑿。豈爲狗不用其方。求道爲日已失。鄰・雙響不堪月轉從漢耳。倘如實測作。不受覓狗封邪。雲門語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卻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恐君可我。

殺。而殺位之秋序。物則之差別。其可泯。然混形乎。心本無體。靜自無方。何更空。勞穿鑿乎。銷鑛成金。必賓知識。比量難辯。乃尊現量。安得絕離聲斷。與定綱宗。吳張侯曰。仙定。出世之小乘也。非禪。出世之圓機也。長沙岑曰。佛是三乘之體。三乘是佛之用。固已明矣。離一切而見體。卽一切而得用也。別傳權立頓宗。奪下情見。究歸圓常。由中道行止。爲拔馬駐。謂加諸毒者。方乃降服。故專門設方便耳。有知非。自破非禪自破禪者乎。人知非爲佛之破。能前矛。曾知非爲禪門指佛之先幾乎。

龍心川陽明一言明祈轄燃行笑未乎華山儒者入彀誘人上山有笑者在道卷日一問莫人總被他打撲爲先資一則怕授板漢妙巧爲此一機鋒在此世間人眼裏着得謹爲開竅也各有所托同於不分明中又有報用語病哭引悠悠了也既不傳後語獨無據從從雖會傳得本無迷誤而報問未語爲

錢緒山曰王子龍場悟後每談二氏猶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逮已經變獨信良知百家異術無不具足師在越時有用功懇切泥傳見聞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于烈焰之中一擊粉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于此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辟之用藥對症雖砒霜立效若不對症未有不藥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雖關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

沈長卿曰聖門有修後之悟不求知天命從能立而

大儒轉來會謂朱子標致第一。百道無大小精粗。何嘗不即粗即精。那借玄者諒卽中節以疑人耳。指于正位則中所管。將于敎位則從棣礼。何嘗不中節耶。央看是何人。所以下部所以予測源識與見在。不得贊我。若論定事之騎信不同。則偏弃取。擧自我自謂。剝日不知甲子之民。類創五行。亦爲民害。許得

進者也。猶譬以智爲上首也。知行序進。是下一層。猶敎家之漸修也。至于即蠢即精。即上即下。合不容分。往往借玄以影響月道矣。莊子撒人。則語不犯正位。雜念卷謂龍溪只本體工夫。固當合一。源頭與見在。終難盡同。若識得者。愈加著衡。愈無執著。愈加照管。愈無掛帶。見今言此。便爲輕重。人品工力不等。求可盡以解縛語。增它人之縱肆也。但日知無不良。不可少有加丁良之外。說似猶兼。然幾微倏忽。便落見解。其不良者。果孰爲之。動目破除毀譽。不爲小廉曲謹。絕不用破除體驗。而求動心忍性之資。惜米學之溺。

書云吳翁曰觀
有所本何踐否
蜂小軒從來欺
不得能生挑欵
鼓三道
自符可分不得
中節之去者
許[illegible]而然
論我[illegible]然
曰心不見心也
差[illegible]得習不
同[illegible]自返未遠
原[illegible]求未來
[illegible]有家有
年於遠矣從
一[illegible]時[illegible]更
然[illegible]曰[illegible]不
無辭則不能
識詞記言詩書
後[illegible]先生元標

紛羅往之業而又力爲人言強額踖可從之迹而望豪傑之不我疑猶羣飲而禁人飲也陽明子爲聖學有殷煉未久而許可太早者今公等不能究竟以求先生之所未至尚何護哉龍溪嬰然起曰惠我至矣

其三論論二氏之異同大人取其長而道其短可也

葉樹聲曰陽明直揭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致遠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欲歸寂曰而後人復向無言中作寂曰

雨航襍錄曰予靜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窮理而其徒泥章句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會哉四教六藝

曰如何是撒不
搖吹不折古今
不動的若言兩
具。但自揣所謂
無君無父之實
方先生大鎮曰
說箇相爭我見
為禁耳。周謂無
欽程頤文公省
無我也。楊先生
東門行有教無
類。則門戶不立
說曰。問同異者
識意者狠。
吳公關鄭公與
無念禪師辯析
故提之耳。不知
其進案打本卷
公以吳處明故
甘露遍于此方

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者達。次者立。此萬世不易也。
王文成之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本爲支離針砭。然末
流虛而失實。稽衍其緒。脫略于教矣。
鄒忠介公與吳觀我公曰。吾輩學惟光天化日。匹夫
匹婦可也。不是鬪奇逞異。其東方本巷公曰。惟翁行
方學術。不彼得之耳剽者。久頓荷翰教。儼然濂洛家
慫。竊爲浣服。昔先輩執名象而拘器數。有洞徹道源
者。一爲點破。益閔其勞而罔功。今道體既明。末學未
嘗致力。一旦以小聰明攙和胃認其賊。吾道不幾宜
翁之有同心也。何朝山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務縱

其情。緣情起滅。不識本心。二者皆病。信所謂識本心者。卽程伯子之所謂識仁。薛河東以復性爲宗。後儒以見性爲宗。要之惟在復禮。萬物皆已。惟在知仁。萬念皆融。而爲言語者。卒至繁難撒。大防遊。但曰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業已識矣。慮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知也。但曰不學而能者。良能也。業已失矣。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能也。荀新義曰。慮而後能得。所以享其不慮之知也。學而不厭。所以享其不學之能也。

陳錫玄經言枝指曰。窮以衛本。從以集識。釋以合執。概以知人。攷以博物。總之不溝宋人而荒穢其大經

賴商嗣靈運春風看歌貫義人昔眼到青山黃林日文聯米定臨流波聯濟造不然何妨造餞梃亦曰正人說邪法則邪法邪正或人曰釋三世諸佛來供養六道衆生式歌且羅漢人著服

鄧止仲曰層巒急湍之言但寫孤往不與世相殊投悉曰湍不遠此何如代馬對哀斷續立潢一關關人

不圖宋人而聞圓通九達之遠。用以推明孔子之道。趙孟靜復王敬所曰。欲刪爲習录白諸子。以継鄒魯縉紳之論。此因莊子天下篇見古人大體而廣之也。莊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其徒不知此意。但欲推尊。不復更加研究。黨同伐異。不免矣陳公甫曰。宋儒太嚴。適成其陋。且陳兩造中。道自顯陶歆菴取理出新。不爲前人所掩。學陽明而不辨說。得神淡而一秉鐸于孔氏。莊于所謂精而神天者乎。休翁曰。讀六經後。徽莊透宗。再讀六經。即非向之六經矣。妙在悠笑之餘。別路旁通。乃享中和之味

界之其攝示重之聖丁出三界之法王同入說元其見科有游步現教有權實固一生之特位亦多生之眼力有菩薩之中流前進世之中流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皆自道不必待道而從處有權統之統心者識之新心故毀譽褒貶雖由也孝弟已巾士至儒客釋耳以節器是道也山得究竟之一實更直捷也乎

實東讀閱華嚴世主妙嚴品頓悟周易乾元統天用九無首之旨。大徵理則互融，教必不濫。或崩德崩言，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智特勇首出庶物以示異。特而潛則韜光以磨性佛，衆劉對而莫識其成音。時而亢則違衆以奮譏嫌，通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周實而彰權。又或不純任夫權而以實終之。道存則廢權以明實。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投以胡廣之中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從發殺機而執見者將責以宋襄之仁義。孔子無可無不可。師老聃而友原

勝宮牆安得不集而乃以僭聖抑孟子以下斯李見羅尊孟正為東溟抑孟耳高顧往復辨歎學孤南學一語暗藏包決石公與東溟曰見若定圓見必不演教若定方教也不神矣見卽教教卽見非二物也嘗知所語否延陵曰朱子演明別傳曰顧紛指心性者言超有無達磨盡翻徵引比義學為

壞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而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而不相濫此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見欲圓卽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事事無礙以通並育並行之轍知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知至至之知大始也知終終之見天則也聖學不遠於知命從心則至之之果求結

高麗亂今學佛不敢施工夫就進不敢此下心只虛亂類見此響邊世界陸人祖曰六創該各理而不達心體故達見道境而處像亦關心室因謂以常文超事繁喚而村用無稱故本于扶教徹秀茲道宗通達行起解絕者也仔山遠日聖人成佛花心爲啓此有爲根生故以爲同互圓經故只爲和靈身數不知者

不達於大明終始與終之之先未緯唐宋以來入主出奴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趨高師故以乾元統天一案而破之曉然瞭然因地。蓋後於五宗程朱始修道位中人未乃歸根耳以孔與合佛與而並照之則一切河佛爲祖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起新發意之衆生而絕足頑士其大人相逾出凡流者。既不參。不論學。然非行起解絕之大士也單論大事因緣則綱常且緩而當下所植忠孝因緣幾起一毫翳閔則人生之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峰之見地易程子之修持

辰益精乎天從以寧其故離王于乾坤早已迷於太極矣汾陽以托甘泉龍溪出三門道四余體分付愚者氏不如剖析

學學梯下者皆男孔而趨括以父書取敗猶在拯圓用方以賢方爲矩而不活大道藏方即方是剛之中道也若索几乎氣側獄斫學爲孫怪索彼成保眼則嘯魁孫爲假僞買古錢者畫爲

壺宗風易入孔矩難遵也所痛疾力提者則在狂僞二端今日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僞儒之亂真儒當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狂禪孔子圖千聖以立極其後爲曾爲思以圖三教以標儒其後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聲無臭之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圓應之三傳而刑僇之民出矣此指何心隱爲張江陵殺李卓吾下獄以剃刀自殺賓林曰卓吾以怪破天下之常而自殺來瞿唐以常淑天下之怪而執常溺迹理而大亂其羅文莊獄究邇批矣雅子曰名相反實相反竝行不悖化歸中和

貴未所爲誰能打破亂後打破總物無光彩矣

世有以假揑而傳其眞才者必無有假才而轉其真者也。莊子于然後曰反人爲賢勝人爲名于墨子曰才士也夫今皆傷三聖人釋便自鋤耳久無奇才安能殺亂天下自立一宗乎勿憂勿憂。

才人中毒須才人之藥解之世間花謝久矣

袁石公荅石簣曰。抄書云。士夫悟得容易。便不修行。久之爲魔所攝。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永明萬善同歸六卷。此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否。近代陽明以儒而濫禪。旣則鄒梁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爲無忌憚之儒。洞海門于此事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若自以爲足。則何是觀場之人。先儒一二相似語。今時作舉業者在在有之。此何足貴。且與生死何干。又曰

試取其說悔一自問予。殺和尚一曲自髮淶州且得崇崑會十年不近欒槃。笑曰茉籙廻避不及實無一叙生滅度者將以此安心耶。寒微骨則悔恁愿爾世修僞行。謂弃所以安心耶。田必明耘與啊務力為僞。官服盤職。欲帶印趁天然將謝明宗際故棄帶耶。空機實事兩廢耶。銜遂不決是何故耶何不疑此。

見做大官討便宜。又斷絲寡欲。而兒猶以為不了耶。世自有平易質實與道近者。自覩道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近溪少亦撇清務外。已登進士。爲偕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經煅煉。乃返故吾。而與聖賢與佛子出矣。此別傳正脉也。弟徇外之根盤據。故再變而爲苦寂。非若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與賊所在。亦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徇外登據世哉。源頭不清。致知未到。不自覺其心本爲性命。而的然日亾也。

不分會同頭且頓來別出一頭及乎撒入空劫保背各還業債中間一條大路當初不肯循迹飲來滿面慚惶索性縱饒做罷中郎小修所見雖殊究示後人一片婆心猶且知恩者少道權日宜務狂撒訣盡今將生迷谷安原無想見惱公曰大海不宿死尸從口從活雀子非到水形山壟氣餘存典鄉衛父翁日飛

袁小修曰。往年悟佛法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八風五欲。正得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鬧如市肆。紛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葛藤攀緣更無斷時。圓悟語大慧曰。妨自已三業忽起。張無盡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慢。來鬼借宅者也。是處尋提悟門。破執著戒定之見。更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爲斷然。遂一切實之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即與佛同一知見。

後嶺上人總灣道者畫出之涉無[illegible][illegible]三何鑑鋒別射中人眼好時能感曰且聞劣居所云尊者一路自刳亦是儘攀耶

中郎云日間捏得做夜間打得坐淨人供養反可古今苦知憾惧猶可救得一半或曰人太多生不妨誤殺又懷伶俐者臨決爲高患曰亦是誤殺。

而位齊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超直入。即同極果。偏執圓融。蓋廢行布。疏矣。未悟當參究。既悟當保任。一入之後。即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矣。大儒啓人以良知。後傳偏重了悟。將爲會去惡之旨。撥斥太過。曾不知不爲會去惡。將爲惡去會乎。樂者心之體。惕者樂之衛。常惕則常樂。生來不在它日。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處。又安能去來自由。生死如門闢。相似耶。世有不信悟門現成本體者。固小根器。然誤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說。而作越分過頭之見。其害亦非小也。

奘宮論受戒道
進翁敎惡山於
傳山處脫偏成
傅山示曰。一山
气不米半竟甚
處夫血肉身心
非常証。駁彼孫
生孫不生。徵陈
即是大寶藏。百
艸頭邊親亂意。
手拘絡消密遊
從漫見佛法當
氣象消者此見
從指標不來無
亡亦無今向將
剛羊無外產。者
錢錢顛倒轉語。
方知皆同頭
渡無人且看此
一起詞頭。

奘觀我宮論曰有其善。喪厥善。况遂惡爲善乎。况假善濟惡乎。况倚無善無惡而無忌憚乎。故性不可不親見也。言有爲貶日見卑之病。言無爲失志健忌之病。言亦有亦無爲寒熱交攻之病。言非有非無爲陰陽俱脫之病。執善惡俱息見告于也。執善惡不分。則無忌憚矣。吾謂生而善者性。彼亦謂生而惡者性。惟原其初之無我。然後知善之爲順性。惡之爲拂性也。而性善之說伸矣。吾謂習于惡非性。彼亦謂習于善者非性。惟要其歸于無我。然後知至善之爲盡性。窮惡之爲賊性也。而爲善之說伸矣。噫爲善致之無我者

宗謂言儒止見及六識。老莊見及七識。佛始破入識也。將以虛空破入識乎。以空爲宗。佛云外道有謬者五。此篇銷鑠飲食。蘊交必孝。可信致府宰君民。爲成教化責。蔽議用議者臣道合。所付其發。全非見孫此有一毫何見嘵嘵生疚有無定見裁。猶待寫是可成美。觀其將炸循強罷靜人。理家最根無已。

無始之性。至善之體相也。赤。子。之。心。不。與。也。有我者無始之習。不善之依止也。物。交。之。引。不。與。也。觀其無我。以去其有我者。復性之習一善之拳拳也。步。趨。之。學。不。與。也。忘其有我。併忘其無我者。合性之習。止善之安安也。忠。恕。之。道。不。與。也。通而決之。莫非交之于也。而。繼。交。者。必。孝。于。新建四句。三根飲食也。渡中標四無。倒持太阿以授人。猷。鬻。將無爲新建之戎首哉。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非韞火于不鑽之木。而藏金于不鎔之鑛也。赤子之長而七尺也。天也。然而乳之穀之。襁之衣之。提攜之。作息之。雖聖人養于不能廢

也。以學為人益而詞之。何異于聽孔雀之為人益而狐之以聽赤子之自壯乎。赤子不自知其私而未嘗不私。可以公而不自知其公者也。及長而開道。以己之私絜人之私。而後公性昭焉。以性之公節情之私。而後同德晳焉。私者病也。公者藥也。德晳而化。則病去而藥除矣。且夫損之極而無所損者。恒性之大人也。雖盜賊亦有之。而況于赤子。益之極而無所益者。盡性之大人也。雖豪傑猶難之。而況于赤子。室中之空。餓而飽肆。餓而香橐。而空之性無損益也。以空之無損益。而安飽肆以為香橐。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可[illegible]一矣路朝來諸知未使呼奇[illegible]為謂殺焉毋乃[illegible]也乎。不能違亦不入于室非簡易業文以禮樂聖人[illegible]求免[illegible]近日倚現成良[illegible]以呵學興[illegible]少下嘗[illegible]相和教[illegible]法者[illegible]此一[illegible]變之功大[illegible]互更[illegible]胸[illegible]曰強卑也心抵。惡病于藥不執古方[illegible]用古方

病去藥止。不得執藥願自養病。今不知病棄藥然而以稱主古方爲言。諱疾忌醫。而以醫藥殺醫爲能。乃日費墨何嘗走驚覺哉。看破由別路行。須是其人始得。

霄林曰。落衣冠談皮骨。剝皮骨談性靈。斯亡神矣。孰知衣冠皮骨皆性靈也。杖曰本來靈明宗可惜不憑你道分支內分骨髓或得個人處。

淡山野人。不知學。不知慮。耕鑿含哺。如赤子之無機械者有之。舉比之陋。言不學。言不慮。捕人從已。廢理任情。如赤子之無覆藏者有之。大人者。屬此二種耶。倡是說者。始激于妄學妄慮之因襲增病。而過直之矯。為廢食之懲。不自知其神。為博者所假。欲擧盜而反借之以刃也。致良知。醍醐也。恃良知。而廢學。卽酖毒矣。性者君也。心者六官也。氣者土地人民政事也。將使六官者。棄其土地。令其人民廢其政事。坐嘖責讓。而曰吾以事其君乎。是以莊子之遙遙。為告子之桎梏也。

當汗下當狀勝則脉責大皆遺黄柏之而宜枝甘艸陳皮為平證則因新病氣而已一攢江乾紛收惡痛可以立愈而發紛事發達不可林嚶于世不肯明道氣經脉病症藥性之常變而但執海外單方自矜應病于藥可干藥庵辨一篇是今日真對症也往年黃鯨鼎黑諸方中郎亦切責黃錢鐘山不資攻玉反至

縱辨曰。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為也。况微言乎。人情畏難樂縱。而妒能譏短。苟偷求捷。而厭常喜新。聞一秘指。不以淺造。而受口雄訛。于是微言流為巧言。言巧流為惡巧矣。不辨似是之莠。安能護中正之苗。來于日。晉尚清談。寔慕官爵。假無心以蓋行之不掩。借禪栢之贊以掩其學之不精。此從後集羅整菴所歎也。念菴曰。但即百姓赤子以證聖人之同然。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請為暢之。反身為已。即以為人。今之言為己者。利在畫少自便。以剝剝之酷禁。爰理賤學。托天絕事。以楊朱稱尊而佚欲耳。

者以離預實
想而寬狂不敍
衆人治位民比
勞矣止為專料
釋料求免堅于
者反而關桌掌
師者御自昏聽
不辨其有術牆
于權挈縱義裂
又豈能服畸人
達士之心乎倘
有人焉看破世
間又看破出世
間偷偷獨行則
合取兩片皮已
矣其或寓蔑以
遊戲場實繁何
嘗不將發悲憫
旁觀指點也耶
非率知己之思

書世為人。即以為己。今之言為人者。假出入生死之說。紛望衆而以籠世資其誑誠之。則以獨志非麥人也。柔以化物非喻懈也。獨立以拔俗非忍于棄親也。忍辱以界牧非縱其苟猥也。不立文字。讀眞書也。將以掃除廢經典。而鄙倍傲人乎。黑路網民受其愚弄。又儼然拔本之論也。呵博學為遂過飾非之具。知獨尊之神于遂過飾非乎。譎智設機。謂煉心如煉將也。今借煉心以逞譎智。卞俚市偷。霸門庭矣。言天地未分前者。將以竅混闢而知其實也。非以匿鎮而廢事也。言生後即生前者。所以消贅疣而泯于當務也。非

一村不欺之力孫子曰不得待乾錄不得已飛化不記前生而古木惟知此日發。一曰此心作之則淡心不物心便謂無思者能隨録于礙即是入定深定一日此心置之漸淡實無無思戰勝有翼諸絲理當作無欲是七分此二者可謂曰物用把而不割物青表而秋已說木不屬用各不妄實部由木

以寬忍而自便也。舉乎等而人我無爭。非以長其越分躐等之傲忘也。委化之說。謂其俟命。非恣其觀淡滅頹之荒狂也。重內者。對於鶩外之樂語也。非撥倫物爲有象也。而忘者。謂入道之自受用。不爲掃外道內之藥語所苦也。非爲守昏默而昧品節也。疑者欲其憤悱也。今則騎屋棟。便牖戶。利在使人煩憊不決而委之。則彼已公然買肆矣。曰無所得。消滿假矣。乃倚無所得以滿假乎。曰不益寵。消飾詐矣。乃倚不益寵以飾詐乎。人必有事。事必有當否。德行才學。出于誠然。享其寔長。與其僞自見。托寓藏身。不離表影。非可

快隔翻是寂定鏡纔時皆易來所以不知不過猶計較兩頭耶有無諸累擊水於離合其今惟鏡鑑香餌撒鹽之中節何爲影子所說。層層剝之又剝其精乃適當其圍成箇是只一重被一重也大人統天從獨任物物之相特而又何礙哉體用雖別不以一重破一重時如何曰非種藩乎今種冬瓜。

以心之爲物全眞全妄而具權也諸言寂心心果寂乎如灰覆火一線即炎反以實不容針之許係爲私遊車馬之撓從矣安得不樹中節而提適當乎君子圓而不同方而不凝直而不抵曲而不偏滿而不穢清而不皎動衆中禮而不拘急胸懷瀟洒而不誕肆逃涉之不可咎廢之中權則時值然也古人務然生然而或抱關或偶耕或寓一藝和光同塵其中自別此于所謂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者也達人才人玩世時有之然有韜藏者亦有取禍者固何如言忠信行篤敬之行于州里蠻貊哉

歲一日世道變衰矣拘方約結於料生成叢胥贅學差別茫茫英傑不甘心于猥瑣爲淵藪焉厭去幽繫而國鬼掠虛者飛籍說隨矣夫才猷勇力無以發飆子驕所謂縱虎狼饑渴之也隨物見身因來據丞任此者誰獨往寄傲决絕流遁強作主耳詎云微上微下自在者乎吾人生得秩序變化之易足以渙幾神明而情慾意見蔽之不肯虛心何能立大本知化育成位乎中而時出經綸以化其同歸中和哉吾桐方廷尉對岡先生大鎮與吳宮諭觀我先生應賓激揚二十年而王虛舟先生宣合之廷尉本諸本菴先生學術傳

之中丞滑夫先生、孔昭三世研極、備徵百家、而慈者大
師承之、覩廷尉公命名曰蓍圖而戴封方以貨蔽索
飼悲變易不易畢矣、庚辰通鐵節遺中丞公獄、及叉
覺自而天崩炎孔爲甄濟、南爲韓崖、皷歷封刀、轉鍘
菌籍、以祇支、疏印心杖門、窮變通久、時乘自盡、豈非
天以育緣資此大集哉、大師盧墓合明。幸得朝久、副
斕復反、乃歎曰、大道易簡、私、黙亂其神明、備物無我。
番刀無敵學問飲食享其性天、消息時行何用匿宥
乎、因合錄之、時自省覽云爾、自有仁智風顧者總持
幸甚、因要慶涂貴林學者左銑識

藥地炮莊總論下

浮山愚者之子中德通履謹編

向子期與郭子玄書

世皆以君竊僕書稱秋水至樂易馬蹄行世或眷君或訴君君將謂有功于莊子乎哉爲此言者將謂有功于僕乎哉請爲君釋寬以釋吾之寬莊子者可參而不可詁者也以詁行則漆園之天蔽矣莊子歎世之溺于功利而救心其始又不可與莊語爲此無端崖之詞危之寓之大小重之無謂有謂有謂無謂使見之者疑情疑情不已乃有旦暮遇之者屬之與嘗

此處不業何用看莊。郭之病與亦是山谷撚竹皆耳老子不常管子之兩案爲不貴奇周孫業天下之智者上也旨竟推兩亦乃矣奈何以詮箋者且爲側龜正言若反莊是故卷既非其才委即可戰何斯皆以正語三昧出之更覺中和前是不懈亦以此論

虛舟曰古人各有會手不必言

也。椿之與瓠也。豕零也。髑髏也。虫臂鼠肝也。會則直會。不頗叟倏。覺特天道天運爲正論。末後敘六經而悲一曲爲本懷乎。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雖曲爲之解。亦終身駢拇而不及者也。況以詁名。膠膠然曰我莊子知己也。究哉究哉。背莊子之壞璧迹於其書。非以爲名也。即欲傳其書。欲傳其純者大者耳。非欲傳莊子也。即傳莊子。傳其所以爲莊子。非必紫陽之叟也。鴻蒙拊髀雀躍。河伯望洋而歎。北遊服膺弇之默。童子稱七聖之迷。老龍死矣。爆然放杖。支離無脤。攘臂全人。何處非舉趾。何處非新沐。以爲老。則皆

聞耳食郭子最賞己深四顧爲至言偶中立賞逍遥遊爲無入不自得王元澤曰道開無慼然不言無以明道而後起爲其所説爲符采而言言也李性學曰莊子易之變辰窮以爲變衍溢筆其清真也縱毅中曰九霄若江海莊子瀚漾洪濤蜃市皆蟄詼譎能出江湖外焉文洪持曰知令而不甘爲命所限舉天而

莞也以爲孔則皆孔也天皆天也人皆人也莊子猶向子向子猶郭子不知千載上果有莊子否果有蒙城否而且辯詰莊之爲向耶郭耶僕固不愛矣君謝爲乎受之世之以莊子所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不知者以爲逃此自樹畸辭耳知之者以爲欲人之混沌也果如此乎是徒以上古之塵垢塗飯近之耳目莊子之宛愈不可解矣人生天地間當立天地之前回天地之後以其前後擬之俄頃反而自謂何以謂之我何以問我而我遂我其我何以爲官天地騎日月之我天地何以有我我何以即天地何謂無我之

不肯爲天所斷遯世無奈何而託之詭洋譏憤其神變者誰非爲精談而有談所非爲文章而文章可張二無曰有莊子之手殷裝莊子之手筆乃明得莊子之眼不知人不論世讀書須忘我方能善讀之李禮陵曰以吾者衆莊子亦不願人以之發笑曰省言立談忠言成無頭希秋如讀徘前莊如歌詩而今觀之

眞我久而一覺我還我我不自知其我又何容所謂無我眞我者哉號爲混沌我不應也無物而物物者誕與遊乎物物無物乃與物冥循乎大變故無待而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指正屈時屈無待也指正伸時伸豈有待哉齊生死者無死無生者也齊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以齊爲冥者非冥之至者也冥之至者又冥其冥無所謂無生死也無所謂無大小也不聞其言乎師天而無地其不可行明矣果旅有理人倫相齒天地之行聖人取象焉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不生不死之攖寧疑始無始用心若鏡重

然後許讀此書天明日我還我。乃能物物我不知我乃能物物無放究竟卽物向我無物無我可也我則故莊一總大經滴髓聯只塞口蜂窠曰漆圓滴蟻不覺積稽矣子浮揮淚到此方是殘心喪形

易之風中庸之魂能開此眼然我更要開他轉風招魂困維上下兩儀矣畢竟

閒天遊。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得主矣。恢詭憰怪。道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適得而幾矣。因是已。是之謂以明。照之以天。參萬歲而一成純。未始有。卽庸有者也。以明者。卽止其不知者也。吾故曰莊子者。殆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方圓同時。於穆不已。森羅布濩。卽無待之環中也。雖不可詰。何核乎詁。不見天地之詁。混沌乎卦策之詁太極乎。文王闡轉伏羲之環而錯之。孔子顯決文王之環而雜之。老子塞無首之環而黑之。莊子恣六氣之環而芒之。此與子思以代錯妙反對之環。孟子以浩然克時乘之環。有

在甚麼處。剛曰今古只此一環。如何容得許多翻弄耶。茫茫宇宙。俱在白刃中矣。可爲浩嘆。可爲恭喜。

以異乎。庖丁桑林。其中節者也。蝴蝶栩栩。其踐形者也。問禮枉下。服其猶龍。何乃退卑春秋。遵譏近夾之訓。此非尼山善學。青牛者乎。可以知標枝曳尾非怖夾。苟且之謀矣。以刑爲體。誰解此刀。以禮爲翼。誰怒而飛。寓宅而致心齋。無所逃于大戒。此莊子漸發繁辭。齊戒之。聊以利用。春秋之獄也。其抑璽胎申屠也。特欲安庸人之地。並誘人勿貪名利。乃可幽全耳。豈謂白刃不可蹈乎。入水之必人。何稱焉。嗟乎。伐木殺鵞。材不材之閒。久歎之矣。將安免乎。將求免爲人乎。天地不能免爲天地。聖人不能免爲聖人。人奈之

有不必免而免免者存焉此刀言自掃其材不材之間者解此刀否曰備物以藏不虞曰敬中始是不厭天不忍人當緣于不得已始是寓庸中節解此刀否

合山樂民與能無恐大笑曰吾予持遠監使虎鶴抱一虛敢盾

何求免人乎。謂路免行。迂矣。謂。路。免。塵也乎。哉。謂海免波。迂矣。謂。海免水也。乎哉。如必不免。不得不言求免。不許苟免。免何非苟。委蛇者。直塞之夫幾劍也。以徘徊爲委蛇。是亦將遽鼎冰瑟絃也。蹢躅夜半舟關也。有不必免而免免者存。曾知之耶。自掃其材不材之間者。適得之寓庸中節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不厭其天不忍于人。欲當則緣于不得已。豨之有秋也。不得已也。無累更生。是乘神武無御可塗。是爲至從。如此自洗如此自慎。庶幾倘佯乎無所可用之鄉。隱不自隱。藏天下于天下。無所可

奇幟極參西一幅直塞天地之間郎當極參莊子背力繁恣於是莊子詩賦只爲厭常喜新時行別蹊徑須側調三絃于唱山坡羊、揑阮撥絃、不可作是非會、各乎三十棒可也。聞當七月日蝶夢莊爲蝶蕊而告我門諸公詠語我不覺不及此漁父天問是何節拍此老直是懸了可了而逍遙不及笑耶

用。則無所不可用者也。由此論之。莊子其洗。心。慎。獨。之。眞。傳。捷。徑。乎。末學紛拏。難以悉數。故先曠之以天。蕩之以海。怒之以風。淚之以息。示之以機。適之以虫。燼之以火。養之以刃。劌之煆之。反之滑之。符其王而物于世。而宗應逍遙極矣。龍雷倨堂。不張皆備。南榮遂忘其問。溫雪不可容聲。參逍遙之先者誰乎。吾友阮嗣宗合處分致意之眞。率之于巢由喬松之醉草議者稱爲至慎。叔夜讀莊子而增放。卒以不免。然則世之不善讀莊子者。皆詰莊子者之過也。僕固不受矣。君胡爲乎受之。究哉子玄。

招隱曰以殺青竹簡書之莊子亦五車矣天生戰國以撫正人以滋奇木以放逸眼何不可者惠莊當有斬斲耶不同異大同異豈是僕論或曰詭前了擴化手撫之有可觀或曰辭非宗已工前與莊子辨必定更可觀笑頓因惠施與莊滋云不如請水殺稍機取竹正保晉書請書

惠子與莊子書

施頓首子休足下。自僕著書五車時。足下從不以所著見示也。得僕友而乃布之。快口辯耳。以其友爲聾聵。又使後世影響之流。播子休汲汲傳其友友如此。又不有誇其友友如此。嗟乎。古今渺渺。若是沉誣。豈可量哉。鼻上有堊。吾拭之耳。不勞君之運斤也。謂僕相梁。恐君代其位而三日搜。鬪鷗得腐鼠之嚇。而後以魚解之。僕不自寃。此乃足下自道醜耳。曾有長好友奪位之人。而能爲君賀。又來唁君妻喪者乎。揮斥八地之士。一富富貴而色室怒市。尚日達士之友。鄉

蝶皆實蝶矣。石勒曰。大丈夫當磊磊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霸業是焉于其黨。此真所謂齊物論也。莊不幸爲世所傳又爲世所譏段不妨不幸而有此比。此辨甚玲。靜社樹再診其變。李夏曰。莫能好莊子。不能恨莊子。能爲莊子。乃能用莊子。有知嵇公咆聲之苦

人齒冷矣。以君所敘僕語大一小一。方生方死皆非妄也。正反相伏。對而舉之。適得其常。人自不悟耳。即僕之舌澁澁此者。又何獨以擁腫捲樗。堅白無用。偏送足下臨淺以爲高乎。不得已而生。生不得已而用。啗夷齊蹠。夷不用其所用。無用則不必生矣。無用固有無用之用。而有用者詎可廢乎。擁腫者欲以不材終其天年。忽遇斲燒。忽有伐山通道者。忽龍取大木梁海以禦虫。不知能終天年否。且君既齊壽殀矣。安所見爽比之非大全其天者乎。貪生畏死者。天地之情也。君實畏之。猶夫人耳。乃爲此藐生死之說突梯

心者也
迂話說得如此
痛快
診言曰吾見諸
子之小禮樂也。
不見聖人之小
禮樂也蘇門曰
灼然拾多無一
自當則新浜火
觀會通以行典
禮制數度以議
德行北所以享
何思何慮之神
化也以為表難
樂便故放言述
之蘇一日盜公
祖楊斥莊猶是
入主出奴之僧
端見也不違錯
何能悟並耶

自解。因以排刀鍋如飴者。取之為名。君獨不好名而
著書。何為著書而刻意為奇僻淵深之文。何為大宗
師終倚尸之哀歌。何為望知其解者。萬世猶旦暮也。
何為本不知聖人喜用生機之故。名空不避名之故。
未嘗不欲功名事業也。惟恐功名事業之為世所忌
而豫避之。以保其電光石火之華鬘。乃竊最高之門
顛倒日月江河之規知而逃之諱之。混則易掩。鬼則
易畫耳。有物有則之倫倫理理也。猶日月江河也。卽
未有天地前所畢具者也。聖人因時衍之以濟民行。
後此千百世有聖人起。必有以補救鼓舞之。時也適

程子曰盜賊亦有禮樂將何解職夫禮樂者中和也此語且置纏書已難致究又難識舉一生盡出頭處不如此之虎空信口亂倒立劍便踞堯舜周孔之上何況濂洛關閩班馬韓愈又得長本塞源之要言又得崚峭奇特之大名司馬談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苴偏詞耶禮樂數歷廣大精微若非神人卽是癡人

也。君罪聖人耶。何不罪天地。不得已而有天地。乃混沌之所爲也。何不擧混沌。君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吾亦曰竊仁義者道德之賊。竊天地者混沌之賊。竊混沌者非古今之大賊乎。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誅盡世之名以自爲高不可及之名。誰咎君。誅君何不混沌而姓莊。何不混沌而名周。何不混沌而字之子休。將謂稱之世之凡士千而才士一。才士百而精禮樂者一。凡士安于不知而才士求知。才士之巧。剽剽刦刦而禮樂之家原原本本。此所以逾少也。中和中節者。則又千不得一矣。悲

耳三寶老人講
經畢。衍發笑曰
觸耳喝。打兩棍
急忙拱揖不迭。
豈不便宜。何故
要如此條分縷
析。字費筆氣。經
毫不到又破簡
縣。衆人溺人。
足二病之受害。
天地亦盡拋矣。
只是中間分數
不可寬些。
要知苦樂穩稱
必須参行。若要
通方。必須學問。
帶循此想撫懷
殺人硬作主張
狂暴氣亦將以
死一長而激觸

拘而樂放。惡難而樂便。君之言。高矣。而放者適之。簡矣。而便者適之。不煩終年考究。不煩終日操持。向也力不能徧。心若恐之。行不能合。夢若遜之。今有此掃蕩一切之詞。而乃傲然惟所欲爲。而莫敢難。世又有最便最放。最不可窮詰之術。如足下之門者哉。足下得計矣。以爲後世之情。必樂我而奉我。我足以駭古今。而得不朽之名。即有正色晲防。起而責我。終不勝才士之內憐而外護之。足下得計矣。雖然。足下苦矣。足下寃矣。世之愛足下者。皆不能學問。不能事業。不能人倫而詭托者耳。足下有至性存。托乎托乎。豈復

繇踐赤曰赤子赤曰毋自欺不豈赤子毋自欺而竊之耶。天刑只誰能以混沌心竪混沌鑿方竅得混沌竅闢若此能是自旋從何著斷。須看莊子是何操覆是何天光誰人敢學惠子當時只是玩弄當世未必微見至此。

有至性乎。幸有惠施為告世曰義精仁熟。而後可讀莊子。蒸嘗六經而後可讀莊子。則莊子庶幾乎飽食後之著棄耳。不然。君既寬聖人以寬天地而終以自究遂為混沌天地之大賊矣。誣一炙友。何足害哉。所太息者以可以救世者而竟誤世也。僕之厤物物本自厤舍心無物。舍物無心。後世必有希高恥厤當務專言江洋之心。而與物二者矣。道何道。謂其由焉耳。内之謂川。通乎晝夜。四分用三。其不用也。所以善其用也。衆人苟用。君子正用。聖人皆用皆不用。畸人惟鑿無用之用而不顧天下有用之用。則豈有專守不

前人說不出者，忽然一句說出，眞正快活，即此遣放是才人達士。欲忘其惜之至惜也。不見道石壓筍針出懸崖花兩毛。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實其虛。此捲二見一之巧也。惠施非始創耶？然此處倚不得正公，只凡人指東為東，指西為西，智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能擊人明于定分門

川者，人也。無始乎天而天不能用，則不肖天也。天予我而我不能用，則不肖子也。若縣大耳兒守財虜耳。君反執之以嘗治家，好施與人同用者乎？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始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吾激天下之辯，而辯吾之所不辯耳。日新之天地，必且以此等為迷世奪人之奇方，而自吾

東爲泉以西爲西。舟乃三書山木。方許受用也耶。
大慧云識得知解起處即與知解爲儔侶。見孫得力。室內不知錯一伐毛洗髓也。
一向被石壁路轉盤下。今日方才出氣。
蛻形見氣。蛻氣知神。蛻神歸空。蛻空信理。蛻理還物。果可謂乎。是蛻其蛻。

闢之。吾不以爲功。吾又何舉斯物。旣隨天。天亦隨物。天且不能自主。吾又何得不隨。吾自信吾者。有口斯食。有口斯辯。食還其食。不以累腹。辯還其辯。不以累心。偶爾著書。不必傳不傳也。人生此世。貴不虛生。士不讀書。而免虛生乎。寫而不居。即有而無。用光得薪。莫若書。伐毛洗髓。莫若書。士一日不讀書。猶一日不食也。書獨簡册也乎哉。上古以來。乃讀混沌天地之書者也。仰觀俯察。且坐混沌之西。席捲天地。以章句。而謂其不曾讀書乎。世鈍且怠。或匿不言。以爲沉靜。是未能通。故囁嚅不敢言。言復爲人所難。不如以不

無病是神仙不為衰生死所吾謂長[illegible]是神仙到與交日逍遙遙魔重仁學不妨百鍊作行窩。

言難人。自語五車者論之。均不與道相涉。而公道有大分數。不可議衆盲盲萬世也。辯不可醫。絲毫對簿。默衆巨儔。非草木出蝶。則豺究耳。至人無情。無不近情。既以悅俗悅空。而不嫌詩書。上古也。乘物以遊心。不游何鄉。且何塵垢非神明乎。不耆薛其肉。不耆煉其魂。明者笑曰。聚終歸散。存終歸亡。適得怪爲。以數千秊爲數日。狼籍人間之歲月。蜉游之裝。即稱彭祖。何苦五十步笑百步耶。道本無得無不得。生斯世也。不知亦然。知之亦然。知之乃受用其不知。而不爲談生死者所惑耳。生如是生。死如是死。生即不生。死即

讀到此處毫毛乍起且開此乍起者是誰作主耶

纔顯豁然始能不偷其所當爲是以生其藏用於千古也不成作思以與牿撓啟人或亂一條任氣嘆勝無及反作假鬼董不可笑

人只知于得其母不知又在此

不如人寓于世世寓于人吾隨吾之所寓以自適焉適於訢適於默才與不才能暢皆暢其不可易者草孝其根股忠其首知命俟之素其時位與世痾癢以濟民行耳人或不能如聖人之所爲又不知聖人之所爲爲則無爲遂專廢其當爲爲其不當爲而苟曰無爲然皆聖人之所養而食聖人之天者也乃敢輕㗖聖人遂使小人藉口縱恣爲天下害則見破者未破此矣急于自受用者倚混沌而揣天地耳倚一氣乎一氣中有理焉如主統僕倚一身之外無餘乎官骸經絡秋毫歷然不紊也天下猶一身也子休自云

子之上且關上孝父後何以不及順受兒孫耶一身中之手僕而且不明何能信裕秩序之一一切現成乎哉只得倚靠踐見自將荒田已耳忘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皆本然即皆當然止有當然是爲本然無當然之本然本然又安寄乎天地開之芸芸也凡有一物必有其故人不知故而舉其生後之治生安生者何不罪其無故而生乎宮室之有因需因需之有交疏以取明而斲木者也人知其出則信而忘之鸚鵡疑而詰之矣山町見錦繡皆爲出吐又織背而綫綜之宜其驚矣賢知之不知聖人猶山町之不知錦繡鸚鵡之不知因需也好以生死有無曼衍乎生以死爲歸死以生爲歸生死以無生死爲歸無生死以生生死死爲歸未始有始今日是

四香消歸不如直言理然理

語陳陳世人猶聽若不離高誰肯側耳

也。誓吾生也決矣君惡天地則何不聽人之費聰明以速灰其天地而成混沌哉然且不能則何如各樂其天地四時之本業而聽之必欲以鴻荒之本然罪中古之當然以冬春之當然罪夏秋之本然豈不悖哉道問無應卽器是道象數徵理數以度用夫度其數而中節者卽不墮諸數者也權衡者貫混沌天地之體也仁義者貫混沌天地之神也政府立而等民并等君矣學問與而辯之則發之矣使其獉獉不知古今以受足下之懸鄉而獨容足下之輿詠是禁草木不花江湖不波之條約也訓吾五車竆天地者累

天則曰五車寶
天地治耳目以
適心不特炮炙
道可炮性理也

吳敏曰中將大
孝無憂語氣皆
不然辭文作斷
然則此處當賤
與莊子何十倍
讀書必須有人
作流觀然後將
義入理則此變
化大候知不言
知但曰一喝下
作一些用矣豆
爲害其說多少

則以寶室竊混沌者。其累無以異。謂吾治耳目以適心者累。則屠耳目以刻心者。其累無以異。曾知不累之累也耶。曾知累亦不累也耶。亦必不能不舉。舉必不能不勞。而人免生死乎。自謂生死自生死。是以免生死。則五車寶笈。免同一。免不免同。不免聖人之空。空。聖人之富有日新也。五車何累。猶都亭。存造。覓者。諺。于鐵屐者。曰我劫汝耶。何不拜我。我方取以道貨臨河之聚。以一藝自食其力。何必金顏此市肆以與足下爭姓名哉。吾愛子休者。其才也。子休所以爲子休惠施不與之爭耳。萬世誠可愚而不可直告吾故

夷八吾實古後日古人發硬古人原爲後人下藥備詞冷語都是中和後人偷去究質緊規勿謂五備之人不能判斷。

容子休以絕世聰明忍爲萬世而萬世亦竟不知其忍之。才眞才矣。眞道不以泥眞才而假道敢傲之乎。吾傲之而容之者。學適其學。才適其才。道適其道。不必世之知。不必世之不知。吾聽吾世聽世然不忍使世之終愚。爲黠者所魚肉至此。又寃我子休致之也。故以辯聽後人之辯

此愚者大師五老峯頭語也。佛以一語窮諸外道。曾知佛現外道身以激揚而曉後世乎。苟不達此。不須讀莊。又何能讀炮莊。大醫王詳症用藥。橫身劍刃。中此兩嘘苦心矣。豈問人知。壬辰孟秋玉川學人傅笑識

夢華不去其邸卻向漆園提正浮瀛既变易實藥地又求炮莊何乃復行專市耶桃康伯日巧于度生與佛者也天能人器間者有佛緣失了佛名也者少宜以盡消遙而可未公原陶外不不以勝珠弹者也夫不爲物哉卽爲我哉不爲人哉卽爲天哉安能實不動心而遊

逍遙遊總炮

藥地愚者曰。天下爲公。共幾作獨。獨也者。貫先後天而得乎術合者也。彌下綸上。列贊中隱。圖書秘本。龍見雷聲。誰能辨天地爲毫末。而辟瀚兒之顯此發卽未發之仁。而致此中和藏川哉。古今濁氣膠擾久矣。故後立法。法弊而教。名實淆亂。藥病轉變。曾疑其所自來。而思所以息之耶。人情畏難而護短。好奇而矖庸。各矜所知。昧所不知。乘人而構其捷。造駭以行其教。闢邪危熏。防川大決。因以押鬪飛箝。鬪諍堅固。不辨則正法不明。生心害政。辨之則負告不信。若強不

逍遙乎雖曰超越世出世間猶心無窒礙暗痴也杖人曰世態如竹絲雖猶易跳出而出世态如金絲籠謊號爭出耶即使跳出生存無串甲禮正好喫棒徐師川曰不學混絕學無記好昭跟求致中和而何路達空真真逍遙耶怎怪非子托夢叫咤世人總學而流便耿正理如饑暢矣一見逍遙遊猶可以養哉

遠。不如且與之遊。藏以天海。列之於無何有之鄉。榮辱不及。名實皆忘。同人于野。暫息塵埃。不覺羲皇之風從耳後生。灑灑淅淅。冷然乎善哉。斯時也。挽如艮許由之。杖而行。唐帝之。庭不避塵埃莫之能滓。而腹果然者。知之耶。交南北而冥之。轉消息而旋之。乘正御六。而無待藏待。誰信之耶。鯤鵬蜩鳩。犛牛偃鼠。鷽燋蟪蛄。大椿楓楞。冰雪河漢。[illegible]瀏春秋。皆在蒼茫中。動者動。植者植。忽而怒。怒而笑。代錯。無窮。培風乘雲。從。天。視下。豈不快哉。因而告之曰。此獨也。此無已而無所不已者也。此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不然。嘗在

就莊子其意此爲寬棄乎可游妙者念舊係術業識洋洋然其功能亦自無體何以破辟如念佛者雖不能用專念佛是則念佛。而一持名號人其知懷畢忘卻矣抱于者激口者也蓮泡專極念佛而亦割香山西涯之詩鉛詩近遠激口恥者有一個闊之概求之長者我便請坐大樹下呼出觀姑歟來貼體供養

範圍之外。而遊水火之中者也。此無所可用而用用古也。此無功無名。而萬古功名皆定於此者也。此不可以有知知。不可以無知知者也。聞之者怪。求之者莫依然還其寢臥之所。曰山巒如故。一瓢如故。誠自反乎。樂莫大焉。然而不免乎悵且哉者何也。毗庸者失其鼓。餒之常。謂聊從而怪之。好奇者豔昆吾之跡而一旦歸實。則又廢然衰矣。藥地愚者睢此揪揪。一怒一笑。且三十年。五十衍易而占之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其伏卦曰用六利永貞。方圓寂歷。是謂肖滑肩同藩間。乃炮四子於汾陽曰一不可用。而寓諸庸。故

大纛成大衍層而歎曰乾隱于龍戰中不見其首神叢游兮今日拏黃龍背飲南谷茶誦逍遙一過四圍蒼翠欲藏白雲西來平浮竹檻萬峰在下出沒有無忽憶張濁氏枯鄭德翁句曰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

參兩之以君臣佐使之方製法神秘其解在後

或問本體至樂乎。樂地曰內經心主喜。肺主憂。肝主怒。脾主悲。腎主恐。五志約兩端則憂怒悲恐一類而喜一類也。猶之精水神火一氣而交濟也。不昧同體之仁。善用差別之智。一理而互化也。本體爲哀樂所不及而兩端幾則喜懼也。致中和而享其哀樂所不及之性。非至樂乎。凡言敬愼戒懼屛贊精入者北冬表之。凡言好學悅樂飛躍鼓舞者。南夏表之。滌圈以怒笑而遊焉。逍遙者何物耶。炮曰悟同未悟正有事在

小子中惠錄

儒墨楊秉。周宋殽然。史記六家派分。王僕程子忽然悟得。反對一在無斷不已。只是中旁統類宜明。不能學道立隨掃之。洪起耳。欲齊物論。劣準現在。當下經然。當下寂然創差別。是大本。始享仁智之一。不則樂山樂水。辨免蜀洛相講。吳悉門人亦如朱陸鵝湖。又況世素出世法之外

齊物論總炮

藥地愚者曰。常無常有。不觀妙徼。于齋則兵塞兩間。亦坳堂之膠盃也。物論紛然。言出如風。怒者誰耶。不能轉風力。是折翼而搏羊角也。繇兩末之是非相刃而厭之。不明公因而定公。是此洴澼。不知勝越。而尸祝驕蹇庖人也。闕語曰。大人因。君子復。衆人循。視莊自民。揚湯順天。烏者蟻忠。鬼神奉命。弊垢之驕妬。毒藥之爭奇。彼亦自相側服。登愚賢者守衆之不自適乎。梟表權衡。康衢本具。孺子入井。路人齊之。嘑蹴不受。乞人齊之。公因公用。宜道自不爲習氣所昧明矣。

驥龍造易表藏變透雲霧不會圖矣終爲所說中郎脫悟曰小郎是圖何必揀小圖亦是權何必取圓蓮池曰舍行布而參圓早不圓矣不見既未濟之終于演辨七齊約言以爲舍東之言千里見流偶以乘于思之代明錯行忽然天此證想謀猜燭皆中。有此疑。凡可猜人人證通。李元仲曰洋坑蒸蛙琢非九其

聖人作而萬物睹。燥濕風雲。統類自齊。謂以無我齊物乎。無物齊我乎。格物轉物乎。皆物論也。因物知則論倫歷然。兩行一參無所逃于代明錯行。謂以不齊齊之可乎。齊與不齊且置。何謂公因獨冒天根五官俱竭。喪貝躋陵。一日敦復。不關冬至。安有三時。道一物也。物一道也。以物觀物。安有我于其間哉。聖人輪天地之成壞而徧之。殺天地之經緯而綸之。萬古如斯而不能言也。治教其桴鼓耳。不然而孰能然耶。通一不用而寓諸庸。環中四破。無不應也。析中庸爲兩傳。而斯提之。舉春秋之變名而斷之。一二畢矣。

殊得息乞遊決其鼠入水便是天池每笑伯牙從海水頹洞闢乃知悲鬱是不無移情者也。日近[illegible]割[illegible]謂惑[illegible]悲隨[illegible]謂

問丁春。

春秋繁露曰。冬至北中陰陽得東方春分之和而生夏至南中萌陰得西方秋分之和而成。如此經緯變斗中過皆割以天說貴非六奇特眼莫若以湖亦因是也。頌日。赤道

必惜惜乎掃事掩迹。離緣出世。為是所累。而聾之天外乎。惜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故者。負中庸之天載矣。天下謂補不識變症。恣人犯忌火馳焚和。更連累中庸之天載矣。故不妨別路飛躍。傳廚鼎衛指之巧也。成連之於伯牙。琴已授矣。未也。與訪子春而棄之。重淚孤島。鈇鉞須洞。乃移其情而操水仙。傳不傳之神。然後成連刺船而迎還之。恩大難酬矣。以喜懼不及者。為鈇鉞。一大懼大喜之險關也。今者藥地其刺船者耶。將更覆其舩耶。天無寒暑而定四時。此天之中庸也。經世之言。名冬夏而各春秋。豈非南北

牘輪者曰。凡青天習氣轉春秋時時三不齊中定。旦暮風雷種者收。

秋至山寒水冷

春來樹綠花紅

一點動隨萬變

江村烟雨濛濛

有不有。空不空

小編撈取西北風。比淳沫屐目之書酒僧詩也與藐菴曰寒山子之詩。朱子亦賞之。太白只但得解中趣。勿爲歷者僕。且問樂地者孟。詞且意孟。曰。不知。

寘于東西之風轉乎。豈非酷寒酷暑之日少。用和平之日多乎。是春秋之環中也。大而元會。近而旦暮。親言生死。可言夢覺。皆春秋也。知春秋之二。爲無春無秋之一乎。覺矣。予休卷卷欲蒸世以中和。而先反之。乃費汝焚澤涸河。疾雷破山之力。而爲此風吹蝶語。以覺鯢鵬之夢。亦良苦哉。猶故分兩兩之行止。疑未始之三竿乎。是殆寢臥大樹之下。新夢而覺。覺而尋夢者耶。華胥遊遨。酒未濃。觴未腐也。樂地欽欽。正望緣悟者來。取芥孟而酌之。若問生死旦暮之解。則吾不知。不知。

次男中通較

養生主曰身中一
輪督脈從背而
上任脈從胸而
下緣督者向上
耶且故下着艮
背行庭本現成
也見獨知養理
出于間族風中
節窖解其縣投
中與釋之後吹
首而已且問射
飛衛者與動夫
職何以孟家老
貫乱卅北法歟
不知其盡向有
何只木大同一
竈著刀析薪光
可服還是欲還
是缺看破時以

養生主總炮

槩地悲者曰嚬與愼相反誰能解之其惟見獨者乎養生敘生相反誰能解之其惟見全者乎見全則知古今之人獨矣進而曰未嘗見全牛也又相反矣蓋有刑焉督不欺身物自供狀此天之獻其理也而猶不肯信耶適因其經兩旁不可謂當適中其節前後不可謂當何乃分別如此夫機矢而發射其端皆中秋毫然而不可謂之善射者無常的也紀昌縣一蝨而視之三年蝨如車輪正貫蝨心而縣不絕出與師遇箭鋒相拄此神之中節也而猶不肯信耶震無咎

哭爲笑天何言哉萬古吊。林硐空言穢茶宜西南山塢夕陽蒸濕夜露更飽朝復處陰養其餘潤。患者凡有得其養無物不長。兒大全者何妨有偏得之用耶。補全又言招者宜烈者幾宜風。烹水宜緊。稍二及三。有火候焉。慮者曰燃化在乎手矣。倘任願可說請。惟子長言甫泉古稀。楚客一口嘗之非人情也

者存乎介。介。間也。不名則形。微哉危哉。以刀養生懷刑其樂天乎。一動一靜之間。卻予一刀。碎其四顧。土委地矣。中。猶爾也。間。言其幾。聖人見天下之動。賾而象宜會通。以神武不殺之刀。遊藏密同患之間者也官止神行。於不落動靜。而後若然。左不得。右不得。後不得。前不得矣。進而曰。旁不得。中亦不得也。狹門無門。是誰出入。開一綫曰。幾先知生。生從何來。是誰主之。生其生者。主其主乎。彌空皆火。而薪以續燧。主中之主。果何在乎。以世爲樊。而逃空。空一樊也。以薪非火。而欲除之。火亦盡矣。混生我身。事乎以名。薪。火。之。

夫等知飲食不飲之以以而飲之以飢飽受用其气先受用其也乃未來蕩耳源同色斛露沉饑山君客不斷時也五官同之夫機不僅長久流之港存昔矣及乎入其與乎系同別歟則意日毫髮一藥消之何如咀嚼之吾參其味而甘亍可謂試乳嚼者悉曰正惟一知味者心文以初惡示焉可

繇析何遯焉以一日萬古盡其年而以萬古之天報其親種種之民誰不觀桑林乎關尹曰聖人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善吾死此雙解之刀也公和曰用光在乎得薪此倒懸之刀也子休曰善刀而藏神王乎善善故靜也善統善惡爲而無近登習偕之所可名乎善吾生所以善吾死此縣而解解而縣之刀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因生生而傳長生之指以爲鼓因長生而得無生之指以爲舞乃盡其生生之神批卻導窾戒之藏之出焚荷薪原無所礙適足以安其養親全生之時處其哀樂不

茶爲飯爲滯食。飯爲茶爲採痴。元以大黃硫黃下痞者半物論不齊可以解矣。火害無氣而氣即是火。皆脉變。髮亦自生。鬚默則參其世生生之主者。茶飯樂方。何以解之。署曰仁智偏言。靜者壽矣。覺則形靜氣動旋通不息而生機流轉者也。山川恍精吞吐古今。具戶樞流水乎。滿空皆火。一悟而已。養在鼎新。

入之順耳。爾人所不解。是曰縣解。末後一語。謂之解縣可乎。予曰仁者壽。老曰死而不亡者壽。佛曰無量壽。作如何解。知解解之。不答也。有倚。足。履。從。諸。下。刀。予先曰在險而遇奇。孰如宅平無為。公理欲居清職。不受世責。沐浴性命。則可以凌雲霄。貞白曰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元章大癡。八十餘烟雲供養。士安耽翫。懸丁讀書。逸少出里。樹棠蘇子奕遊觀。負趣未嘗。不謀樂。壽也。非子規。會亮許而養。一瓢飲。斗耳。不用今齋病夫。此。此世。出世而養一。鼎新。火耳。亦是自新。

季男中復校

鶡冠曰賢人之亡亂世也若我吾寰未入世先學忘或以寂忍或以戰忍聖人以中和忍大寧忍流腦上忍因尚首忍餓悶損忍乘於一宅而寓不得已者也狠爽畏木是兩總關特設訴壓正以自煉人間一紅爐也既皆不能不加先幾非死不見道靈漏不忘俗累自流至鶴高翔弋

人間世總炮

藥地愚者曰人間熙門場也誰人間乎心若不生何險何阻然以有心無心之機爭雄妙禍之門利販利器甚則誣天流滯八矣述陽述陽卻曲卻曲三陳九卦懼以終始憂患之密何其不得已也若此予休知不可以非譆矣奈何復以臙臙妖孽創奇巧之誣厲犯人間之忌耶刀頭天理迂而不信閉而防之激流大潰汝之師曰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嗟呼無所逃之齊戒望誰受之吾則述菁龜之語曰草木必孝其根股骸各忠其首虛而待物致命自忘庶有肯綮

人何異。且同于路之和雖寬與逐任之歌哀慕有以異乎。吾老曰恕之一言。濟世之大鍵神也笑翁曰。意之一言毒哉。看待人不是人。究果大丈夫護要術。想。南皆曰。別路之中又別路爲。異然行矣。登下任。懶。只爲血性雜呼。未免斃頭露尾耳。讀木鐸爲立位而行寓爭蓋可也。總三聖之事。惊而鍵門

于。肯。綮之。間。者。乎。治國也。出使也。傳太子也。皆折瓠觸樊之族也。孰藏。鋒。於。隔。務。閱。地之。歌。以。寄。傳。忠。恕之。咏。者。乎。託不得已以養中而成物不諜矣。名實不軋。先遠人氣無傳溢言。入于無疵。以支離爲易簡。未易言也。有接其轍而稱其衰者。詳稱其已顏色楚楚。況說面而詬厲之何能虛舟。古之人。不見我。不見人。不見世。而翛。然遊。于其。間。恭。心。哭。笑。不。避。人。知。嘗。亦。竟。無。知。者。于休之以哭笑寄萬世也。怒激乎。遊閑乎。忍不得乎。舜禹文周之幾。微。夷惠泰伯之針。斷。挫之者誰。播之者誰。後世有以醫。卜。之。間。爲。世。者。有以墻

下孫可出衆數醫藥何非齊髹世所不乎道寂一幾有接此孤行不可來者乎不守人知最一日孔子食于清而遊乎渦非所謂出乎世而遊人間者乎出世者出慈也出世者無我也無我乃能因一切然以制用一切矣者才難忍者伙中和時勢道人必須脩道或乘遊以遺放取一藝以藏身皆須立德之

蝕之。所為也。者。北禽木類亦。猶。丘。之隱類也。黃石衡山。亦。而。符之。祇。木也。鳳自能行為道。龍亦化為蝘蜓。虎可鷗邪。馬當驕矣。藥樹息陰。呼六極之風來。垂雨裒袖以為翼。何天之衢。是。亦。天。而之。世乎。何妨指南為北。

石公言學道四種。有玩世者。莊列是也。上下千載數人已矣。出世者達磨以下是也。其人一瞻一覩皆具鋒刃。以狼毒之心。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適脫騃

門方由衷發天哉豎起亦是著我向育蒼生無由得論地上事耳接示問曾山部何是好曰不借作術曰中庸消于俗而可笑欲超之李悅所謂乘其體過時也標李衛汝愈激急變雖知中庸遊世具無用之用取人自全其本分之事耳必無所遂亦實不得已天地一無三陳九卦原自起乎觸編·

徑之外。用世有餘。超乘不足。遁世者其人甚奇。亦甚可恨。譚則戒幾。而備不堪務。于世無忤而賢者斥之矣。此外浮泛憑棟。取潤餘沫。妄自尊大。欺已欺人。此孔門之侵孟賊。後世有逃焉。吾弗為之矣。三一日。莊子隱戰國而放言。同時屈平王蠋。是致命者。管仲進是遁世遊放而旁出手眼者。孟子少隱壯遊。了共七篇。超然百二十歲。豈非風塵淑艾而肥遯自出者哉。論事襲兩造。勿為一往兩末所誤也。不公生長太平。作縣受恤。而才俊難忍耳。共時中雅卿之莽乎。亦衆世所人激之也

德充符總炮

太極自知其下可見而化身為二卷六爻八八卦七七蓍其支離何如也道下余為無一巧術指若水兒展禮所得乎庸以形稍為濺昧盈虛者雖隆貞翻下定此為不徹為人所躲那能乘科將車徒衆塑坑斷骨耳若鬭擀綜轉輪之飛剝蜜得與之閒但請學易易不數人。

藥胎悉者曰支離之爲易備也世目不見天目亦不見反復其道中理旁通砦然遽然火候沸止乃作此別岬拈點耳人間世之末後突出支離其形支離其德使接輿者畫一圓光有知莊生以掃轍轉輪之用閉此剝盧待輿之關而造此兒寔不可以己之虛符乎王駘申徒嘉叔山哀駘它無脤甕㼜以一支離而化身者也論譔之儀封途巷荷蕢接輿皆孔子之化身支離互相酬唱豈特此哉揖讓征誅接履負扆采薇三熟無非化身其支離何如也絕迹易無行地難

冀舉子厲鍾馗題曰人言鬼魅爲鬼筆是大不然豈有不善奠暑而能作此者泳汗門丁害鬼笑十州榭中山出遊是帝勅支離形骸人不識成淳宮中吹玉笛有知能充符爲張顛之潑墨鍾馗之出遊者乎斜修武賊首能抵其明佛骨自可碎摧然猶笑墓後一百八復爲明齒之形骸所勝

故現兀者身以化趾步索塗之執徒不動步而周遊天下將以何者爲機穀乎修武曰能外形骸以理自勝猶常季之常也本無形骸神理之支敵敵不勝而爲此摧山乾海之形容耳祇爲鄙夫田地肝膽秦越門戸角爪穀中塗炭斷埋覆車衆人無數誰是跳淵乘雲廓伸尊足者乎孟桃師弟支離一場不過趣一虞氏之敝屣而從此登假矣黄不支離于圯橋之一履所以爲古今逆推之手足當璧支離于葱嶺之一履所以驗中分斷肯之脛肩天刑桎梏歸貴屨賤不可非衆無趾之評下也

碧落學人戴遵孝較

日袖曰昔以莊子為上頓。蘭亭條有。日。讀未如其殘弁之遺乎謝安日。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孫綽曰。駿狀守恭佛。並復覺精。逵少則曰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自凡學頭史迷一也矣。史遷欽賦之一生死不達日無聊自踈其欲而暫快嘗聞事退亦足以資樂其生矣

大宗師總論

樂地憑者曰。天以生死煉人乎。人以生死自煉其天乎。往來動靜。好惡得失。凡相敵者皆生死也。嬰且以魂魄之生死。緣督而循理。之出畏而盡心焉。由知而定志焉。屋漏之衰斂。邪家之應違。陽有刑賞。陰有鬼神。此四懼也。存亦樂。亡亦樂。以放而委生死也。聚則有。散則無。以氣而憑生死也。立而不朽。沒則愈光。以名而輕生死也。安時俟命。力不可為。以數而任生死也。此四勝也。莊子本謂極物而止。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乃復數數生死自廣耶。真知生來死去者

矣知不見而遁放翁詩云結大宗師此一奧乎天人與萬世混于當後原不作此計較也知道亦勿言報茶餘且案口弦歌聊一彈。

法隨法行法體。隨處建立不料掉沒變法。若不佛法度眾生事竟無有報恩者然料掉沒變滅不知究竟無料了要見冰消瓦解時際料掉沒丈流此話人人會悟便是宗師

耶。形化心然。亦。原。反之。哀。勝。耶。成心而師之。不成乎心而師之。孰。乘。正。而。辨。耶。人有白刃可蹈。而富貴貧賤之關。不能過者。富貴貧賤可輕。而憎愛之關不能過者可謂知生死歟。枯槁塊然。至親陌路者。可謂無生死歟。縱脫橫行。冥悍不顧者。可謂生死無生死歟。介之則勝。空之則余。險之則空。誘上懸崖耳以畏死而養生。以外生而遂生。俄之。而。甘。餌耳。於是優優然曰。本無生死也。無心。而。無。無心。可得之心。又有何處。爲。寂。受。生。死之。地。乎。倏。忽。覩。覩。耳。關尹當關而解出關之牛曰。超生出死。如牛之鼻。何必如是。而吹影如

畷舞塊悵說耕
偉圖與一瓢落
氣何故混沌無
記聚好究賢護
怨出背風肝失
游一瀲偏作寫
家所謂以痏養
規正己索逝開
大之天反以相
天後個貴慮者
于壺杖笔任。
劉郁伯曰人生
分外愁。且說生
夾以所生死場
寵女且吾身亦
天地之滯聽題
地置之孫究成
日加。不可求從
昔所然何有生
或可藏哉无長

是。請問之天。天何言哉。天從何來。以何。為。天。知我其天乎。無可奈何。而相與。天之。我。之。耳。矣。大人曰天無先後。將其時。當其時。明倫從類。各正性命。貞。夫生死好惡之一。矣。元會朝夕。薪火並傳。蟲鼠。牛。馬。皆。自。古。以。固。存。裁成盡職。戮無所避。且宅所共。固如是也。以刑為體。七。層。剝而攖寧。消疑以明。九。轉復而無始忘其坐忘。乃遊遙其歌哭。喇隙豫影。前邪後許云爾。方分內外。欲逃生死。駢。拇。也乎。哉。離人。夸天。蔽天。誤人。躍。冶。也。乎。哉。苗擾莠驕。沃瘠皆荒。途中剽矣。故曰出生死者。生死本也。孰生死不可出者。生死本也。孰生

曰不忘溝壑此語奇常但少人說不到之溝壑晉公曰西子人江湖號平仲大青城山他年亦亦皆是不見示後醒耳此與顧仲侯宴金粟飛歎哭有殊勝哉安道以寘外旁道開逍遙泰素總興樂尚薰應亮憲然立契寫遐假斤寢絃反矣湯若士曰鹿門一草人不識詩何義愚者自若歌若哭。

死本無生死者生死本也非無此故而言不必言萬物皆備於我去來皆備於今等吾生所以善吾死聖人之絲曲鼓琴也聽民化之可也聽民執之可也生死本天地本死中告曰愼獨未發以炮其實格物中節以炮其虛秩序即變化變化即秩序所以炮無實無虛之莽脫也安用是詼詭之辭以聳人耳之耕耘乎未知生焉知死正用以煉天下之生死藏天下於天下好不好也一死生乃汗出知之猶無知也女偊若來愚者變化其道曰死無不可道即不階若歌若哭邪詩邪許之友以息稱大宗師應帝王邪許舉大木聲

應帝王總炮

渺地悲者曰。即器是道。帝王相傳之鏡也。運器者天。始合器而密會道之。有泼鏡鑄鏡磨鏡之幾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爲公。公此寂感而已。敢問情田畜靈本大一乎。大一何所本乎。吾恐帝王亦四問而四不知也。吾恐壺疑亦三遮而一逃也。天下之故。本自寂然。同患淺機。明藏于神。莫淡漠于日中。莫擴根于天下。聖人物物格而以物。佈神。知王而以知。還物。經天下以中邊四旋之圖書。度天下以三達五達之道路。物物自旋自達。聖人何所事哉。無爲垂拱之。

七竅閒鑿惡古不後躁瘀總是一物惡大求凡嗚氣汚穢雜地鏡見榮塵只須磨砥作新鏡姑供桑牛馬倪之正曰泥耗老踪全歸檜高人之欲不竹村高其于行迭號逆神世培延蘇衝于富賤宮商鑄之不愈于金乎此帝王照服之鏡也鏡須燒將頭空覓磨此雞鳴兩路光時

合考觀困處立權衡四問一章

議。病以節慎在未病之前。服藥在已病之後。今要完熟而定服膺缺之焉。喙王衍之甘遂元開其者日行所無事。都倍者日無可不可將驗驗進不求開達科用且問泡藥何為。曰切須忌口。莫然半地起下嘆卸天然乘雖僅王遲以說明難水於不必求雨滴為度。

舜。即。命。官。勤。政。之。舜。要。不。出。於。濬。山。決。河。之。舜。也。大同小康。時宜一致。且置博施之業。而揚其有而不與之神。神于應而不藏之鏡耳。不見下篇之斗斛權衡乎。一回盤錯。愈放神光。然後知斗斛權衡。乃大鏡中不知不識之渾沌體也。七日半提。未免左袒儵忽。視聽食息。必耕中央之用。四裔統類。乘以周遊。一元午會。人浴俱彰。此一元之日中。即萬萬元之日中也。灌漆園為禮。用以此報德

禮運曰人情以為田。禮以耕之。義種之。學耨之。仁聚之。樂安之。漆園播樂耶。即此是灌

學人